

莊主

戴存滿 著



作家出版社

庄主

戴存满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主/戴存满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12

(金麦穗文学丛书)

ISBN 7-5063-1582-3

I. 庄… II. 戴…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6913号

庄主

作者: 戴存满

责任编辑: 潘 婧

装帧设计: 潘 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山东省费县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千

印张: 9.5

印数: 0001—2000

版次: 1999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582-3/1·1570

定价: 160.00(10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宋遂良

在认识戴存满君以前，我先认识他的弟弟存伟，那时存伟在山东大学念法律系，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散文、小说和诗歌，也喜欢足球。我记不清我们是怎样交往起来的，总之，文学和足球就是我们的介绍人。我们曾经深夜在一起看转播的足球比赛，因中国队的失利而在痛苦中彼此安慰。那时存伟就说起过他有一个在老家坚持文学创作的哥哥，他对他很敬重。去年他和存满一起来看我，微笑着的存满显得很文静，少言寡语的，甚至给人一种

憨厚的感觉。我便在那里说起做人要老实,做文却不能太老实而需要想象、灵气、乃至“狡狴”,老百姓常说的“要得甜,放点盐”,“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就是这个相反相成的道理。当时存满不断地点头,还是那么讳莫如深的笑着。我便疑心他的小说会不会弯子拐得太少,过于直白。

及至我读了他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便明了他是同意我的看法,甚至比我更懂得这种艺术的辩证法的,便惭愧自己有点班门弄斧、好为人师的毛病。收进存满这个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就是这类引而不发,点到为止,在不经意处下功夫,留有想象和余韵的篇什。例如《海眼》里的那个女技术员和炊事员之间的爱情,便是在大大的反差,重重的误解,曲曲折折又细细密密中出人意料地撞出一个“在烈火中永生”的故事。那个女技术员那么平常,不起眼,不张扬,谁也想不到她会想出一个一鸣惊人地治服海眼的办法来,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生命十分廉价、科学蒙冤受屈的年代,只有马县长的蛮精神和女技术员的土办法才能奇迹般的普渡众生。那个时代的爱情也必然是苦涩中的一点酸甜。还有《庄主》,写两个土匪头子之间的血腥较量,在最后关头,复仇的庄主为了避免全村民众惨遭屠戮而同意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围庄的土匪石增福,石也发誓从此放下屠刀,“改邪归正”。无理的世道渗进了一点点侠义的理性,杀伐掠夺野蛮愚昧中终于露出了一丝人性的亮色。其他如《毛草地》中雪与浩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爱情;《好人》中叔和母亲之间在伦理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美丽错位,都使这些如蝼蚁一般平凡的生命显现出美与崇高。

由于一直没有离开过农村和城镇,存满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化不开的乡风民俗,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关系,都

是丝蔓缠绕、拖泥带水、拔出个萝卜带出个坑的，例如《多事乡村》、《人物五题》等，又单纯又丰厚；那些《玉米地里的故事》，带着泥土的潮气和植物的浆汁，写尽了青纱帐的燥热与温柔。玉米地里的故事，就是自然和生命的故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一片叶子，一阵微风，都能触发你许多的怀念和联想，其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主题和哲理，有的只是生活，原汁原味的老百姓的日子。还有那个在洪水中抱着一棵大白杨树、手里拿着一件童褂，被十几条蛇缠得奄奄一息的母亲（《女军医》），她的影子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游动。即使是一座荒山，存满也充满爱意地把它写得生意盎然：

山是一个牛蛋蛋似的山，牛蛋蛋山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树，那是不怕旱的洋槐树。长着几棵洋槐树的牛蛋蛋山掉了几下胶，就圈出了个山洼洼，山洼洼里生长着一个村子。

这村子叫帽壳子村。（《多事乡村》）

写得这么得心应手，情满荒山，不因熟悉和深爱，不会是个这么写法的。存满的小说，得益于故乡生活的天然馈赠，这是那些飘浮灵动的新潮派作家们所难以获得的。存满说他是为母亲、为母爱而写作的，是母爱“铺就了”他的“文学之路”。这个母亲既是生他养他的亲娘，也是哺育了他祖先和亲娘的博大无私的蒙山沂水。

存满这些小说的写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也掺杂了些现代派的手法。《那窗儿》运用了幻觉、回闪、时空交错等技巧，使作品涂上了某种宿命的神秘色彩；《一棵枣树》则带着一点黑色幽默的味道，用质朴、自然、野性、原始的力量去反对权势、虚伪和欺压。这些情况也表明，存满的创作目前仍处在一个摸索、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集子中所收的作品，乃至一篇

中的各个局部,质量也不平衡,有些叙述,显得冗长,有些结构,不够流畅,都见出斧凿或力不从心的痕迹。从总的情况,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作品的思想力度,震撼灵魂的黄钟大吕,还待铸造。

存满的文学创作是在一种极其艰难的生存条件下,独自在探索中跋涉的,他之所以从事创作,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只缘于爱,只是为了在贫穷困蹶的生活中寻求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了解哥哥的存伟说得很对,存满是在“用一种冷冷的笔调演绎出一种温存的人生取向”。对于像存满这样一位勤奋、优秀的业余作者,我不忍心去苛求他。然而耕耘文学和耕耘土地一样,是一样的需要艰苦劳动,一样的需要严格标准的。你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只有知难而进,永无停歇。

愿存满有存无满。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凌晨

目 录

目 录

序宋遂良

那窗儿(1)

一棵枣树(12)

海 眼(24)

好 人(58)

毛草地(66)

玉米地里的故事(二题)(81)

庄 主(97)

最后一块地(106)

多事乡村(125)

麦杆的日子(172)

人物五题(187)

爆炸没有发生(205)

黑日头 红太阳(222)

槐花飘香(230)

乡村难忘(三题)(244)

崖 头(254)

两个人的梦(263)

石榴风波(272)

我眼中的三哥戴存伟(279)

母爱铺就的文学之路[后记]

.....戴存满(285)

那窗儿

那窗儿不很大，那窗儿有九格格窗棂。

那窗儿上贴满窗花儿，那窗儿透过皎洁的月光。

八爷很向往那窗儿。那窗儿里有一个漂亮的女人。

那女人叫秋子。那女人比他小三岁。秋子年轻时模样儿俏得透顶。八爷同媳妇成亲的那天，秋子也嫁到这村子里来。

八爷迎亲的队伍从东往西，秋子是从西边大路上来的。村里就一条长巷儿，当他们浩浩荡荡开进村子里时，一条窄窄的长巷儿塞满了红红绿绿的家什和高矮胖瘦不等的人



儿。

八爷这边的娶亲婆一见，直个劲地跺脚，冲长队喊：“快占右边儿！快占右边儿！”

人家那边早占了右边。前头开道的是一辆“吱扭吱扭”响的独轮小木车。车上端坐着一位穿红戴绿的女人。那女人脸蛋儿不胖不瘦，一双丹凤眼露出诱人的光彩。巷子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连身子动也未动，微微笑着看那慌了手脚的人们。巷子里塞满了人和家什，八爷这边的人过不去了，早有人飞也似地报知了候在新房的八爷。

八爷腰一叉，往当中一站，就气势汹汹地瞅那坐在木车子上的女人。八爷那时很魁伟，一米八的块头站在那里慌煞人的眼睛，一双剑眉簇拥着千般怒气。

那女人看着也不言语，头天真地一歪，就拿冷眼儿瞅八爷。不过，那眼里流动的是一种摄人魂魄的光彩，不由地叫八爷从胸口处感到一阵颤栗。他从没有见过这么一双含着娇气而不失风流的眼睛。

八爷想，他这一辈子也忘不掉这双眼睛。

太阳从东方不失时机地露出了漂亮的脸蛋。八爷见僵下去会耽误辰时过门的时间，便不无犹豫地回过头大声喊道：“让人为高，咱们朝回退。”

这边抬家什的年轻人嚷嚷道：“八爷，不能让啊！这不吉利！”

“八叔，让他们退回去，咱不！”

八爷的老婆也坐在木车子上，看着这样子，又抹鼻涕又抹泪地对八爷说：“阿八，咱不能让啊！来时俺娘嘱咐得明白，碰到也结婚出嫁的，千万不能让，走下主凶呢！”

八爷一下没了主张，忽听那女人开了腔，嗓门好粗好亮：“这位兄弟，既然这位妹子有这样的担心，看你们过来的路多，我们让，我的命硬不怕这一点。”

当两个女人的木车儿在一个场院内交错而过时，两个女人同时说了声“大吉大利。”只是，八爷媳妇说得很小气，而那女人说得大方罢了。

从这件事上，八爷记住了那叫秋子的女人。从秋子这女人身上，八爷才觉得自己的女人算不上一个好女人，瘦瘦的身体，象夏天里一根脆弱的高粱秸儿撑不起折腾。

叫秋子的那女人才嫁过两个月，一对奶子就把衣服撑得鼓胀胀的，一走路便露肚脐眼儿。而自己的女人肚儿瘪得象一粒高粱粒儿，来不得半点兴致。八爷夜里时常想，要和秋子这女人睡上一宿，也算没白从娘肚里出来逛了世界一遭。

八爷见到秋子时便抬不起腿，恨得直咬牙骂：“他娘的，秋子的男人真是孙货，凭着这样的女人不睡，却丢下女人干活挣钱去了，蠢！”原来，秋子成亲不久，男人看着她肚子开始圆了，便卷起花被花袄，上山西阳泉采煤去了。

秋子跟在男人的后面送了老远老远，远得钻进了高粱地。同村的女人问秋子怎舍得叫男人走。秋子说：“挣钱儿攥钱儿给儿说媳妇盖房儿。”说这话时她连脸也不红一下，还故意把肚儿挺了挺，惹得那女人掉转屁股回家吵着男人让他也采煤挣钱去。

八爷听了，骤然生出许多悲哀来：“媳妇肚子大不起来，在家有什么过头，真不如下煤窑挣钱去。”

回家和爷娘一说，娘的巴掌儿差点打到脸上：“心急上不得热炕，还没到火候呢。俺怀你还用了四年呢！”

走又走不成，留也没盼头，八爷便想那个叫秋子的女人，一个叫他想得死的女人，想到最后便想出了歪门邪道儿。

秋子住在村东头的土崖头上。初秋的夜晚静得没有一丝风儿。蝥蝥、纺织娘此时趴在草丛里和情人逗着做上等的好事。天上游弋着一个残缺的月亮，月亮的旁边没有一丝云同它戏耍。远处的山峦影影绰绰。八爷踩着自己惶悚的影子鬼祟祟地出了家门。

那窗儿不很大，那窗儿有九格格窗棂。那窗儿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窗花儿。

下弦月挂在树梢上，没有一点血色。八爷伏下身，用舌轻轻地舔那窗纸儿，有一缕月光便从小洞里泻进去，泻到地上，屋里便阴惨惨地白起来。

八爷看见那女人就躺在床上，身上胡乱地盖着一鲜艳的床单儿，一双泛着光泽的大腿露在外面。

八爷急躁地摸过墙根的一根高粱秸儿，就去挑那一条鲜艳的床单儿。那女人一下坐起来，慌乱地喊道：“谁？谁？”

女人一喊，吓得八爷丢下秫秸儿飞也似地就跑，不多会儿他又折回来，还用秫秸儿挑那女人的床单儿。几番过后，八爷刚摸到窗口伸秫秸儿，冷不丁从窗子里呼出这么一句话：“贼阿八，你这畜类。”

这一嗓，慌得八爷没了神儿，尴尬地说：“俺找你有事儿。”

秋子说：“有事儿白天来。”

八爷说：“白天来不方便呢？”

秋子说：“贼阿八，你快回去吧，我不给你说出去，快回去吧！”

八爷说：“我想你哩！”

“你想我我不想你！”秋子说完，便又躺倒在床上，任凭八爷怎么喊也不接腔儿。八爷跺过脚便又摸起秫秸儿挑她的衣服。起初那女人不动也不言语，偶而便蜷到墙角抱着被子睡，直到八爷用秫秸儿戳在她最敏感的地方儿，她才跳起来，嘴里骂着贼阿八，和八爷夺秫秸儿。夺不过八爷，她使用手一骨节一骨节地把秫秸折断了，让八爷够不着她。

那窗儿上补了旧洞，又添了新窟窿。久而久之，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一根秫秸儿终于挑开了那窗儿，也挑出了那种流血流汗的事体。

八爷觉得自己算没白做一回男人。可秋子穿好衣服后却哭了，直擂着八爷的脊梁说：“都怨你，都怨你！”

秋子是不幸的。在那窗儿敞开的夜里，她男人在阳泉煤窖里炸得不见尸首儿，只让人捎回一大沓块票和毛票儿。秋子捧着那些钱儿，哭得惊天动地，“俺那好男人哩，好男人哩！你咋说死就死了呢？俺对不起你，俺给你做了孽啊！俺想死你哩！”

男人死了秋子就守了寡，那日子也真苦死了她，整天价腆着个肚儿，坡里地里来回滚累死累活，真把八爷的心肝揪了去。

这样八爷便常常偷偷地帮着她锄玉米地儿，有时和秋子碰在一起，也不言语，你一畦我一畦地赶着垄。八爷对她说：“咋不改嫁？”

秋子说：“二道门槛难进，我要给他生个儿子续个后。”

秋子又说：“俺快坐月子了，这块地请你帮俺锄锄，别叫它荒了，荒了人家会笑话俺！”

八爷听着，狠狠地锄着地里老不死的马柞子菜，时不时也有几株玉米“咔嚓咔嚓”地倒在地上痛苦地流血流泪。“这女人真是好女人。”八爷想，要不是玉米棵儿才没了膝盖儿，八爷真想再搂过那女人亲上几口。

如今，八爷没了那年龄儿，生活的故事里已掺进无数的悲哀和凄凉。八爷活得好好的，却突然要死了。

八爷今年七十三岁。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小鬼不叫自己去。”到了这年龄，八爷也觉得差不多了。

八爷要死了。

八爷就躺在堂屋中间的灵床子上。

八爷躺在灵床子上面动弹不得，他只听到外面有零乱的脚步敲在石板路上，又响又重，吵得他心烦睡不着。“奶奶的，吵吵个啥？”骂过之后，他便觉得自己腹中有一团东西在动，浑身痒痒地像蛇一样爬行。一小会儿，那团东西便聚到腹下，“刺溜”一下便窜出裤裆。

这裤裆肥肥的，是妮特意给他做的。八爷穿着却觉不出多么暖和。妮是媳妇九年后才给生下的。妮是好妮，这八爷知道。月子里妮她娘伤了身子，得了破伤风病死了。八爷想着那叫秋子的女人，再也没有续娶别的女人。

八爷打算和那个叫秋子的女人结成一家子时，妮已经十八岁了。八爷和妮谈了这件事，妮也没言语，拿一个后背儿让爹瞧。当时八爷也没叫妮表态，他知道妮想自己的娘，可妮却噎住了他。

那晚天黑魆魆的，妮从外面回家时，八爷一下感到今夜的风好冷。妮倚在门框上对八爷说：“爷，今晚俺和俺娘坐了大

半晚上。爷，您别怪俺，俺烧上香，俺娘回来说，你不就是想那种事吗？俺寻思着……”

“——爷，你不就想那种事吗？俺愿替俺娘做吧。爷。”

桌上的煤油灯忽闪了几下，灯光中妮象当初她娘一样，充满温馨和热情地向自己怀中走来。

八爷看到这些，竟毫不犹豫地甩出巴掌，很淋漓地打在妮的脸上。妮哭了，一下子跑进夜色里，并被黑黑的夜气吞没。八爷喊了一声：“俺那妮”，便瘫倒在地上。

八爷终究未能和秋子过在一起。打那以后，八爷和秋子见了面总是挺别扭，两颗日趋苍老的心便在夜的折磨下抽搐哭泣。

八爷不恨妮，也不恨秋子，就恨自己，恨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他无法知道。

妮是喝那秋子的奶水长大的，妮赶着她叫婶。秋子以后真生下了一个男孩，七、八岁了仍嚼着她的奶头当奶孩。那奶水白得如雪甜得如蜜，妮的娘死后妮便吃她的奶水。

那时候八爷常做梦。梦见秋子的窗儿如洞，黑黑地陷没自己，在里面他做着垂死挣扎，抓取洞口那一缕飘忽不定的月光。他还梦见秋子的那窗儿，在一个漆黑的夜敞开着，昏黄的灯光从屋子里狂乱地射出来，床上有两个一丝不挂的人粘在一起，死去活来地滚着。那个白的是秋子，黑的不是他八爷，而是另外的一个男人。

那男人是谁呢？

那男人是谁呢？八爷想不起来是谁，想不起那男人是谁，

他便觉得自己很窝囊，窝囊了整整一辈子。

八爷知道自己这几日没少流泪儿。

躺在灵床上，他睁不开自己的眼睛，努力了几下他才看到一片令人眩目的天地。屋里游动着细细的阳光，当门的地上零乱地放着一大摊绿的、红的和紫色的纸。有一个老妇人正坐在玉米皮盘成的蒲团上，身子整个向前倾斜着，温情的阳光穿透尘埃照在她身上，慢慢地梳理着她花白零乱的头发。她坐在那里，时不时地打断柔和的光线，稔熟而缓慢地忙碌着。

这老妇人就是八爷日思夜念叫秋子的老女人。她是妮请来给八爷扎烧火丫头的。

八爷躺在灵床上，怔怔地看着秋子扎纸人儿。

阳光无赖般躺在地上，一截截光滑的红高粱秸赤裸裸地横在那里，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和爱抚。秋子每摸起一节秸儿就要费很大的力气，五指极力弯曲的艰难动作，连阳光都颤抖起来。

八爷看着心里不由地一阵颤动，又昏昏然地睡过去了。等他醒来时，屋子里已没有了阳光，他先看到站在当门里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纸人。那纸人上穿红袄，下穿绿裙，色彩缤纷鲜艳夺目，叫人看了不由地欢喜起来。最叫八爷吃惊的是它的一张脸，那脸型、那神韵似曾相识又似陌生，一双丹凤眼闪着灼人的光芒。八爷想这个女人是谁呢？

是秋子。八爷费尽力气地扭过僵硬的头，端详了半天，八爷才颤微微地从口中呼出一个名字：“秋子”。叫声一出，直惊得那个坐在蒲团上的人惶恐地站起来，看着八爷怔怔地说不出话。这人是泪流满面、憔悴了的秋子。两人的目光对峙着，彼此在进行着一场情感的交流。女人哭了，男人也哭了，悲恸

的哭声连屋子上空飘着的尘埃都击落了。

奇怪的是几天后，躺在灵床上的八爷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活下来了，八爷便闲不着，他先将那纸人用红绸布包了，按照那秋子说的，用红头绳牢牢地将纸人拴到自己的窗户上。秋子说：“别碰它，你要碰了它，见了人血或鸡血，它就会跑到阎王那儿告你的状，让你还她的命，别碰它呀！”

不叫碰八爷就不去碰，他倒不是怕死，他觉得这秋子还怪可爱呢，便想听她的话。

村人见八爷还阳了，便问他：“八爷，您老咋就还了阳呢？”

八爷笑笑说：“忘了一件事呢。”

“啥事？告诉你保准吓你一跳，那天我躺在床上，就见从窗户棧里跳进两个小矮子，二话没说，用一条胳膊粗的链子套上俺就走。我不知是哪码子事啊，跟着走吧。走呀走呀，走了半个时辰，那两个矮子吵了起来，一个说抓错差了，一个说没抓错，最后竟打在一起，呲牙咧嘴地吓得我直哆嗦。看着两个人没完没了地打，我想还不趁早跑等待什么，便将链子从头抹下来，套在一棵酸枣树上。我刚想溜，谁知这俩私孩子却不打了。他们问我是不是叫王疤癞。我说俺叫王阿八。他们一听掏出个小本本一查，其中那个说：‘我说抓错了差就抓错了，你还不信。’另一个好好查了半天，然后对同伴说：‘这老头这把年纪了，还有一桩好事呢。’我一听我还有好事，便问他们我还有什么好事。谁知他们连理我都不理就走远了。当时天黑得要命，我吓得尿都流到裤子里了，撒开脚丫儿就跑，跑得走